

伽达默尔解释学视域中的 黑格尔遗产

黄小洲

摘要 西方现代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表明，重要的议题不是不要黑格尔，而恰恰是如何与黑格尔展开有意义的对话。伽达默尔公开表示要继承黑格尔的遗产，他的哲学解释学本质上是一种“新黑格尔主义”。在伽达默尔眼中，形而上学是黑格尔的重要思想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庙宇中的至圣神。致力于恢复辩证法的名誉，这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郑重承诺，他赞美黑格尔的辩证法永远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源泉。黑格尔给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反思科学的界限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把黑格尔思想视为一种敌视自由和进步的理论，这是对黑格尔的误解。伽达默尔特别以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自由思想的继承来作辩护。

关键词 解释学 形而上学 辩证法 实践哲学 自由

DOI:10.19862/j.cnki.xsyk.000321

作者黄小洲，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广西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12-0031-14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界提出一个口号：“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这是汉语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表明学术界试图挣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并把黑格尔哲学视为学术前进的障碍。如果说该口号彰显了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一种解放思想的勇气，那么今天继续这个口号则只会使哲学学术研究无法获得更加成熟的发展。西方现代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表明，重要的议题不是不要黑格尔，而恰恰是如何与黑格尔展开有意义的对话。20世纪德国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就公开表示要继承黑格尔的遗产：“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继承人才是有意义的。”^①在我国，邓晓芒主张：“不论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化的转型需要而言，我们今天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②吴晓明也指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则是本质性与推动性的力量。^③本文尝试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视域出发，重新挖掘黑格尔哲学的当代价值。

一、选择、接受与误解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现代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史或拒斥史，在其中，理解与误解并存。可见，作品的意义远远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有着自己的解释学命运。在本质上，由海德格尔发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45页。

② 邓晓芒：《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③ 吴晓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自序第1页。

端而为伽达默尔实际创建并完成的哲学解释学就隶属于黑格尔哲学的效果历史。伽达默尔鲜明表达了自己与黑格尔哲学的亲缘关系：“我力图描述哲学解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黑格尔宏大思想建构的充满张力的接近。”^①这种“充满张力的接近”使得我们可以明确地把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刻画为一种“新黑格尔主义”。理解，只有深入背景，其意义才能显现。显然，我们必须把伽达默尔的新黑格尔主义放到整个黑格尔解释史当中去，才能发现其价值。

与歌德让德语文学上升到世界文学的高度一样，黑格尔使德国哲学成为欧洲近代以来的一座高峰。然而，随着黑格尔的离世，人们围绕着这位思想巨人产生了纷繁复杂、长年累月的跨世纪争讼。这首先就表现在青年黑格尔学派与老年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当中。

伽布勒（Andreas Gabler）、辛里希（Hermann Hinrichs）、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歌舍尔（K. F. Göschel）等，这些老年黑格尔学派是黑格尔遗著的卓越编辑者，他们以黑格尔思想的正统自居，坚持字斟句酌地维护黑格尔的哲学，因此也可以称为卫道派或守旧派。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等，这些青年黑格尔派对德国封闭落后的历史现实感到厌恶，他们并不在乎黑格尔体系的整全性，而是致力于将黑格尔思想做一种革命性的、实践性的应用，尤其是在政治自由与宗教解放方面。因此，区分老年与青年黑格尔学派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理论哲学，而是基于对待封建政治与基督宗教的立场。

其实，黑格尔学派的分裂植根于黑格尔思想中的矛盾综合性。“黑格尔学派之分裂为黑格尔右派和黑格尔左派，实际上是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扬弃’基本上的歧义性而得以可能的，对于辩证的扬弃，既可以作出保守的解释，也可以作出革命的解释。”^②可见，黑格尔哲学似乎同时具备革命与保守两个面相：黑格尔既批判德国人缺乏自由行动的能力，只会戴着睡帽让大脑在内部自由骚乱，但是他也批判法国人把自由抓在手里时的大革命恐怖状态；黑格尔厌恶无神论，他认为无神论是肤浅无根的，但是他也不能信奉宗教就是最高的知识。显然，黑格尔试图通过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来把各种矛盾的思想保持在一个辩证的张力之内。

的确，老年的黑格尔看上去越来越倾向于与现实妥协。他批评青年耽于幻想，以为自己拥有改造支离破碎世界的使命与能力，其实青年的热血沸腾一遇到市民社会的自私冷酷生活，理想便遭受到痛苦的敲击，热情就转为无能的哀叹、忧伤与疑虑病。黑格尔说：“成年人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放弃某种完全改造世界的意图，并力图只在他与世界的结合中努力实现他个人的目的、激情和利益。尽管这样，还是给他留有光荣地、深入地、创造性地活动的空间。”^③黑格尔的“本意”看起来多么与老年黑格尔派的理解相一致，同时它更像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忠告。

青年黑格尔派想要在改造现实的行动中突破黑格尔体系的禁锢。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视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完成，这是一种高度的赞誉。但是，他也一针见血地批判黑格尔哲学为一种理性神秘论、现代化神学或泛逻辑主义的神学，它把神秘的东西与合理的东西相结合，这是一种矛盾。他指出：“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④为此，费尔巴哈提出未来哲学的改造方向是：让哲学与自然科学重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幸福、持久。宗教只不过是心灵的梦幻，哲学只有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本学时才是真正的哲学。因此，费尔巴哈要“提倡精神水疗法；教导人运用和利用自然理性之冷水；在思辨哲学的领域上，首先在思辨宗教哲学的领域上，恢复古老而朴实的伊奥尼亚水学”^⑤。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但是马克思仍然批判其不足，坚决把革命性的行动原则贯彻到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哲学家们只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 47 页。

②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91 页。

③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4 页。Hegel Werke 10, Suhrkamp Verlag, 1986, S. 84.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年，第 114—115 页。

⑤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6 页。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对现实毫不妥协的果敢勇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中挖掘出辩证法，祛除它身上神秘主义的伪装，把原来头脚倒置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从而把它铸造成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们已经把黑格尔哲学当成一条“死狗”抛掷一旁时，马克思仍然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包含着批判与革命的维度。

在谢林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家被召回柏林大学以抵消黑格尔的革命性效应时，21岁的恩格斯挺身而出捍卫黑格尔：“一个，在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另一个，在这些学生看来，三十年来精神上早已死亡。”^② 在这种生与死的辩证逆差中，黑格尔的思想被做了革命性的应用。就这样，尽管有批判性，但是黑格尔哲学还是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流变过程中绕不开的思想遗产。列宁明确表达：“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的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③ 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并列在一起，并且强调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事业，这是列宁思想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人的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那里，黑格尔是重要的论辩对手。除此之外，对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重视，催生了19世纪下半叶“重新返回到康德去”的德国学院派哲学运动。这个新康德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因此在这里，黑格尔哲学被选择性地加以遗忘，甚至胡塞尔从不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也严词批判黑格尔。伽达默尔指出，在这几十年里，黑格尔哲学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然而，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的年代里，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黑格尔哲学正在慢慢复活，这其中狄尔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拉开了20世纪新黑格尔主义复兴的序幕。他的历史理性批判新构想融合了太多黑格尔“客观精神”里的内容。

1905年，狄尔泰发表《青年黑格尔》。1906年，克罗齐发表《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1910年，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在海德堡科学院的演讲中明确宣告要“复活黑格尔主义”，这引发他的众多学生跟随，例如克罗纳、艾宾浩斯、卢卡奇、布洛赫等。英国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有布拉德雷、鲍桑葵等，荷兰有伯兰德（Bolland）。从1926年至1931年这五年间，德语有关黑格尔的研究著作就多达50多部^④，平均每年10部。1931年，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有三个城市同年举办纪念黑格尔的国际大会：莫斯科、柏林和罗马。

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新黑格尔主义看似繁荣，实质上只不过是低水平重复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而已，当年的历史似乎又重演一遍，黑格尔哲学在这一时期里并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这种状况只有在经历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推动，并由科耶夫把它创造性地用来诠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伽达默尔称赞科耶夫对黑格尔思想的导论是划时代的。^⑤ 任何人只要认真阅读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都会被他对黑格尔哲学天才般的解释所震撼、惊叹、折服。科耶夫把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与黑格尔的现象学有机地协调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神奇的“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出生于1900年，他的整个成长过程恰逢新黑格尔主义兴起。他曾自述自己先是通过尼古拉·哈特曼，后是经由海德格尔而接触到黑格尔哲学。应该说，海德格尔哲学对伽达默尔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原著的阐释路径深深影响了伽达默尔，尤其是他从“经验”概念入手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7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④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第162页。

⑤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90页。

解释思路，为伽达默尔创建解释学的经验理论开辟了方向。同样，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解释路径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伽达默尔，关于这点伽达默尔在自传中也公开承认。他的不少学界友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深知：“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误用了和错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①伽达默尔作为德国国际黑格尔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伽达默尔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黑格尔主义者。

二、解释学与形而上学

在伽达默尔眼中，形而上学是黑格尔的重要思想遗产。他曾多次提到黑格尔关于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的著名论断。黑格尔的原文是这样说的：“科学与常识这样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教养的民族（ein gebildetes Volk）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②显然，伽达默尔一定是认可了黑格尔这里的判断，认为黑格尔说得十分在理才语重心长地反复提及。然而，在一个形而上学已经几乎绝种的时代，在一个科学技术处于统治地位的历史处境中，伽达默尔重提黑格尔形而上学并把这视为非常有价值的哲学遗产，这是不易的。

因为从思想的外部情况来看，促使传统形而上学崩溃的恰恰就是今日辉煌的科学技术和普罗大众的所谓常识；而从思想的内部情况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导师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形而上学持一种严厉的批判立场。因此，重新承认黑格尔形而上学的遗产，意味着伽达默尔要面对科学技术与海德格尔的双重挑战。但是伽达默尔认为，即使我们身处科学的时代，形而上学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尽管海德格尔批判了黑格尔，但黑格尔还是给后人（其中包括海德格尔本人）留下了诸多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所以伽达默尔才说：“对海德格尔和他的学生来说，确定接近还是离开黑格尔，是必须不断费心处理的事情。”^③

在西方，形而上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等人追求的水、火、土、气、数、原子或存在等，就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在古希腊，形而上学通常又被称为一切学科的皇冠或明珠，哲学中的哲学，是最神圣、最尊贵、最高尚的学问。甚至有时候，人们提到形而上学，其实就是意指哲学。海德格尔指出：“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被用来称谓所有哲学的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④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与文化的辉煌成就与典范价值其实就源自古希腊形而上学研究的兴盛。形而上学是一个民族文化庙宇中的至圣神。失掉形而上学，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就失掉了自己的皇冠或灵魂。显然，与黑格尔一样，伽达默尔认同形而上学是一个有教养国家的文化尊严。

20 世纪初期，随着黑格尔研究在德国的复兴，形而上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同时也在逐渐升温，西美尔和尼古拉·哈特曼就是早期重要的开拓者。当海德格尔重新提出“存在”（Sein）问题并以此激烈地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时，他无形中把人们似乎早已唾弃的形而上学又重新置于哲学的中心之内。黑格尔代表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这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基本判断。尽管伽达默尔向来被视为海德格尔思想的忠实弟子，但是在关于黑格尔的评价上，师徒之间是有分歧的。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的这个判断是含糊不清的，而且他也绝对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类主张的人。

作为西方近代哲学与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成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重要论辩人。海德格尔明确说：“尝试与黑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进行某种争辩。”^⑤他甚至激烈主张：“在黑格尔那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黑格尔的立场必须被取消。”^⑥我们知道，尽管海德格尔有时字斟句酌地解读黑格尔的经典文本，但是他的真正目的却是要“解构”黑格尔。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格尔代表着他所要抗拒的

①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 101 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2 页。Hegel Werke 5, Suhrkamp Verlag, 1986, S. 14. 译文稍有改动。

③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 50 页。

④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9 页。

⑤ 海德格尔：《黑格尔》，赵卫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1 页。

⑥ 海德格尔：《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庄振华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07 页。

几乎所有形态的形而上学：意识形而上学、主体形而上学、在场形而上学、绝对形而上学和观念论（唯心论）形而上学。但是伽达默尔认为，其实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克服近代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只不过他们各自的实现道路不同而已。

把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思想结合起来，科耶夫无疑是一个卓越的先行者。在科耶夫那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成了连接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枢纽。科耶夫批评胡塞尔说：“他的最大的错误是把他自己的方法和他不甚了解的黑格尔的方法对立起来。因为黑格尔的方法其实就是人们今天称为‘现象学的’方法。”^①把黑格尔的方法视为一种当代的现象学方法，但同时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成是一种存在论，否定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这是科耶夫对黑格尔阐释的基本思路。他的基本结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一种研究或哲学阐述的方法，而是关于存在的结构，以及存在的实现和显现的一致性描述。”^②这样一来，科耶夫就瓦解了传统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方法论（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三统一的基本看法。邓晓芒就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既有语言学、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维度，也有生存论、历史主义和本体论的维度。^③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尽管科耶夫在阐释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表现出天才般的独创性，但是这种独创是以牺牲黑格尔思想的整体性为代价的，所以他的解释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为了克服科耶夫阐释的片面性，伽达默尔强调要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结合起来。他说：“从根本上讲，黑格尔的真正著作只有《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④黑格尔生前最重视的还是《逻辑学》而不是《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哲学全书》成熟的体系建构中，“精神现象学”只不过是其整个体系中的某个环节，即处在精神哲学的第一篇主观精神中。同样，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在1941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一书中也认为：“《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因而，是他最高水平的哲学代表作。”^⑤伽达默尔呼吁人们要把黑格尔《逻辑学》重新放置到中心视野中来，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对海德格尔问题的解决之道。

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其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要克服由近代笛卡尔所开创的以自我、我思或主体为根基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因为正是这种主体形而上学导致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病（其中包括遗忘存在）。应该说，伽达默尔完全赞同海德格尔提出克服主体形而上学的任务，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任务时产生了分歧：海德格尔的道路是要解构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伽达默尔则强调，只有重新经历并回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我们才能克服主体形而上学。

粗略来看，黑格尔哲学似乎就是笛卡尔的主体形而上学。伽达默尔也承认：“自笛卡尔以来，意识是自我意识这一主题在近代哲学中一向是一种核心理论，因而黑格尔的现象学观念就植根于笛卡尔的传统之中。”^⑥但是，伽达默尔提醒人们注意，黑格尔并没有走向极端的唯我论，他并不是笛卡尔也不是费希特。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经典命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Substanz），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Subjekt）。”^⑦可见，实体与主体，在黑格尔这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某种否定式的递进关系。换言之，黑格尔并没有主张一种飞扬跋扈的主体，它的主体观受到伦理、道德、政治、宗教、哲学等传统实体的制约。

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强调：“一切范畴本身都是从它推导出来的，这东西就是：自我，绝对主体。”^⑧这个自我或绝对主体乃是人类一切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而且这条原理是不可证明的或不可

①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5年，第559页。

②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第628页。

③ 详阅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④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103页。

⑤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15页。

⑥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45页。

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页。Hegel Werke 3, Suhrkamp Verlag, 1986, S. 23.

⑧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页。

规定的，因而是自明的公理。“哲学教导我们说，要在自我中找一切事物。唯独通过自我，僵死的、没有形式的物质才具备秩序与和谐。”^①显然，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不是以绝对主体为根基的。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给自己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必须用什么来作为科学（即哲学）的开端？回答是：“开端包含存在（Sein）与虚无（Nichts）两者，是存在与虚无的统一（Einheit）。”^②黑格尔以存在或有来作为形而上学或哲学的开端，但是这个存在是抽象空洞的，因而它就是绝对的否定，即无或虚无。因此，形而上学的真正开端是“存在与虚无”。从这里，伽达默尔看出了：“黑格尔之超越了自我意识诸主观形态的精神概念便回归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逻各斯—努斯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在自我意识全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③换言之，正是通过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吸收，黑格尔成功地借助古代逻各斯—努斯（理性—灵魂）形而上学来克服近代主观主义哲学的过分自大。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与此有些类似，只不过他要回复到的是前苏格拉底哲学。

伽达默尔在创建自己的哲学解释学时，从黑格尔形而上学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如果我们把有关这一理解的理论称之为‘解释学’，那么‘解释学’首先就在于它并不是各门科学的一种方法论，而是与人的、社会的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大法有关。这意味着解释学并非什么方法学说，而是哲学。”^④当然，这并不是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并不包含任何方法论的成分，而是为了把解释学上升到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高度，上升到人类存在根本大法的层次，伽达默尔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的无休止崇拜做了一次辩证法的否定。这样一来，伽达默尔就把自己的解释学与海德格尔、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联系起来，下面的这段话意味深长：

理性的概念和合理性的概念，不只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规定，这种概念曾在古希腊哲学中起过决定性作用，并未借助一个明晰的主体概念或主观性概念。黑格尔把一段取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希腊原文，不加任何评论地作为自己哲学的科学体系的结尾，它至今仍然激励我们去理解黑格尔。^⑤

三、辩证法

“辩证法必须在解释学那里返回自身。”^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致力于恢复辩证法（das Dialektische）的名誉，这是伽达默尔的郑重承诺，同时也表明他的解释学与辩证法有着紧密的关联。通常，人们把辩证法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如此一来，伽达默尔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继承，自然就包含着辩证法。他赞美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永远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源泉。”^⑦在古代希腊，辩证法的原初意思指对话、交谈。任何人想正确地、顺畅地对话，或者有意义地交流，就必须符合逻辑或符合理性地说话，因此辩证法后来被归入逻辑学中而成为逻辑学的一个特殊部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格尔要在《逻辑学》这样的著作中来探讨辩证法了。黑格尔呼吁：“正确地认识并掌握辩证法是至关重要的。辩证法总的来说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转（Bewegung）、一切生命（Lebens），一切行动（Betätigung）的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Seele）。”^⑧

无论是对黑格尔还是伽达默尔而言，古希腊哲学都是光辉的典范。伽达默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接受，其实是联系着古代辩证法来进行的。他指出：“在柏拉图哲学中，黑格尔看到了思辨性辩证法的最早成长。”^⑨换言之，黑格尔在柏拉图那里找到了发展辩证法的丰厚养料。实际上，黑格尔重新发现了柏拉图

①《费希特文集》第1卷，梁志学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39页。

②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59页。Hegel Werke 5, Suhrkamp Verlag, 1986, S. 73. 译文有改动。

③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106页。

④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2页。

⑤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3页。

⑥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135页。

⑦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前言，第1页。

⑧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7页。Hegel Werke 8, Suhrkamp Verlag, 1986, S. 173. 译文稍有改动。

⑨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6页。

的对话录《智者篇》《巴门尼德篇》和《菲利布篇》，并将这些篇章视为柏拉图思辨辩证法的杰作，因而在19世纪它们被人们当成柏拉图哲学的真正核心，然而这些对话对于18世纪哲学来说甚至不存在。显然，黑格尔赋予了柏拉图哲学某种崭新的现代意义，这点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同样适用。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不顾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法的这种贬低，反而在他那里重新发现了最为深刻的思辨真理。”^①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法的态度是复杂的。

作为推动原则和科学认识的辩证法从来都不乏争论性，但是黑格尔能把争辩双方的合理成分都吸收进来，形成概念正题、反题与合题的逻辑发展进程，因此他的哲学显现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综合特征。黑格尔描述说：“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②简言之，辩证法在逻辑形式上具有知性、否定的理性和肯定的理性三个阶段。黑格尔认为，每一个概念或真理都包含这三个阶段或环节，它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的发展关系。

知性思维的特点就是坚持规定性、确定性、差别性和分析性，这在数理自然科学研究中有着最为鲜明的表现。例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与二是不同的，如果一没有加上一，那它永远不能等于二，这是数学上确定无疑的规定性。知性思维厌恶一切模糊混沌的东西，它一碰到具体事物就要对它进行孤立抽象、归类、分析(分解)，逻辑上的同一律(A=A)是其指导原则，从而最终赋予内容(具体事物)以一种普遍性的逻辑形式，即我们日常所谓的规律。“分解活动(Die Tätigkeit des Scheidens)就是知性[理解]的力量(Kraft)和工作(Arbeit)，知性是一切势力中最惊人的和最伟大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势力(absoluten Macht)。”^③正是通过知性思维，人类建立起了清楚明白、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自然科学知识。黑格尔说我们必须承认知性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它是人类辩证思维的最初阶段。在知性思维的世界里，不允许玩儿童脑筋急转弯的游戏，它只遵从知性铁一般的冰冷规律。

因此，知性的世界就是一个抽象王国，它眼中只有规律，没有人。如果硬说有人，那也不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黑格尔说：“知性(Verstand)作出确定并坚持确定性(Bestimmungen)；理性(Vernunft)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将知性的确定性消解为无；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产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④所以，辩证思维就要从知性思维的初级阶段上升到否定的理性阶段，即要对知性思维表示怀疑和否定，从而超越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否定的理性(狭义的辩证思维)看来，知性是呆板的、静止的、孤立的、抽象的，它要把具体事物的运动性、联系性和内容性添加到思维中去。极端的快乐与极端的痛苦可以互相转化，喜极而泣，痛极而笑，太骄则折，它们都属于否定的辩证法。这样一来，原先确定不移的概念就会松动起来，甚至发生混乱、产生矛盾。但是黑格尔安慰说：“凡有限之物(das Endliche)都是自相矛盾(selbst Widerspricht)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⑤

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提醒说不能把辩证法与古代希腊智者派的诡辩术相混淆。为了个人的利益，智者派滥用了否定的辩证法。在法庭辩论和公民大会中，智者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牟利的话术或工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个人就可以杀人放火，乃至叛国投敌。树上骑(七，谐音)个猴，掉下来一个猴，树上还剩几个猴？显然，智者派使辩证法堕落为一种令人讨厌的诡辩术、变戏法，从而污蔑了辩证法的名声。如何拯救辩证法成为柏拉图的重要任务，他在《智者篇》中强调，辩证法的技艺就是要达到灵魂或理智的净化这一目标。^⑥让辩证法回归正道，重返探索真理的知识大门，这是柏拉图的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敢于把辩证法列为“哲学王”训练的必要环节。

①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3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第172页。Hegel Werke 8, Suhrkamp Verlag, 1986, S. 168.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1页。Hegel Werke 3, Suhrkamp Verlag, 1986, S. 36.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4页。Hegel Werke 5, Suhrkamp Verlag, 1986, S. 16. 译文有改动。

⑤ 黑格尔：《小逻辑》，第177页。Hegel Werke 8, Suhrkamp Verlag, 1986, S. 173.

⑥ 《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难怪黑格尔会赞美说：“辩证法在哲学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古代，柏拉图被称为辩证法的发明者（Erfinder）。就其指在柏拉图哲学中，辩证法第一次以自由的科学的形式，亦即以客观的形式出现而言，这话的确是对的。”^①显然，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当中，辩证法并没有陷入真理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尽管黑格尔也曾称芝诺为辩证法的创始人（Anfänger）^②，但是它的辩证法还只是主观的辩证法，还没有上升到柏拉图客观的、自由的、科学的辩证法层次。为此，黑格尔甚至赋予柏拉图辩证法的发明者桂冠。这足以证明伽达默尔的判断是对的，即：“柏拉图的辩证法是黑格尔一向铭记在心的典范。”^③

坚持辩证法是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普遍法则和支配力量，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大判断。尽管自己驳斥自己、否定自己、取消自己构成了真正的辩证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辩证法只落入空虚否定和一事无成之中，它还有肯定的方面，即理性的思辨方面。黑格尔解释说：“思辨的东西（das Spekulative），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统一（Entgegengesetzten in seiner Einheit）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由的思维能力来说，也是最困难的方面。”^④简言之，理性思辨就在于矛盾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否定中把握肯定。花朵把花蕾否定了，而果实又把花朵否定了，但是这一辩证否定过程并不是毫无内容、毫无结果的：花朵“包含”了花蕾，果实也“包含”了花朵。这看起来似乎很神秘，但其实是理性的必然结果。辩证法不只是抽象的知性和辩证的否定，它还是现实的、具体的、有内容有结果的肯定东西。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思辨的真理是完整的、具体的真理。

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只是正反合这三个环节，但伽达默尔认为这三个环节是本质性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概括黑格尔辩证法：概念辩证法、中介辩证法、和解辩证法、综合辩证法、否定辩证法、肯定辩证法、思辨辩证法等。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使辩证法成为哲学证明的形式，同时也实现了辩证法的古今中介与综合调和。“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辩证法的杰出独白，借助于后来的某种极不相同的方法论概念，实现了一种自我展现思想的理想，而这种方法论概念则更多地依赖笛卡尔方法的原则，依赖于教义问答手册的学习，依赖于圣经。这样一来，黑格尔对古人的赞美，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他那种认为由基督教及其在宗教改革中的更新所形成的近代真理更为高贵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了。”^⑤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思想存在着古希腊主义与古罗马主义之争。黑格尔倾向于赞美古希腊主义而批评古罗马主义，因此希腊哲学这个典范，就是他经过仔细选择得出的榜样。

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真正发现了黑格尔在解释学上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主要在于他为解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辩证的思路，而这一思路是经伽达默尔创造性的努力才发扬光大的。”^⑥尤其是黑格尔重否定、中介、综合、和解的辩证法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复兴和运用。这就使得他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相区别。阿多诺强调：“改变概念性的这个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⑦显然，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更重视差异性（非同一性），因而更激进、更革命，但也更片面。与之相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中则略微保守、持重，但也更为客观全面。为了突出辩证法的重要意义，有时伽达默尔也强调说：“全部哲学就只是辩证法。”^⑧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 178 页。Hegel Werke 8, Suhrkamp Verlag, 1986, S. 174.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72 页。Hegel Werke 18, Suhrkamp Verlag, 1986, S. 295.

③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 106 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 39 页。Hegel Werke 5, Suhrkamp Verlag, 1986, S. 52.

⑤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 5 页。

⑥ 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34 页。

⑦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年，第 11 页。

⑧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 30 页。

四、科学批判与实践哲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使得人们从原来的盲目乐观陷入一种悲观主义情绪之中。应该对科学技术的无节制崇拜敲响警钟，斯宾格勒就是那个敲钟人和文化先知。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岁月里，他以《西方的没落》一书震撼了整个西方的知识界。“技术批判从开始厌倦于做生命的奴仆而想使自己成为暴君。西方文化甚至现在还在饱尝这一无拘无束的思想的肆虐之苦，而且达到了一种悲剧的程度。”^①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的奴仆反倒成为统治人类自身的暴君，斯宾格勒把这视为西方文化的悲剧。他预言说，机器是20世纪女王，它把人类带入危险之中，使得金钱（资本主义）与鲜血之间的冲突迫在眉睫，最后人类文明走向终结。

然而伽达默尔认为，对待科学技术，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是片面的。我们身处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这是人类当前毋庸置疑的历史处境。科学技术正在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改变着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状况，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欧洲现代文明的基本成就是以科技创造的兴盛为前提条件的。一个人如果离开现代科技文明所提供的便利设施，那么他的生活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显然，伽达默尔并不绝对地、片面地、简单化地反对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他深知，弃绝现代科技而渴望重返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生活，这是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复辟主张，它在本质上是空想的、倒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宾格勒的警醒是毫无意义的。的确，如果让科技成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暴君，那么它就会异化为一种负面的力量。这样一来，科技也有它的辩证法，即它既是现代社会成熟的标志，但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危机的标志。^②

科学技术需要一种哲学上的“节制”，以限制它无限度的扩张，从而给人的自由和尊严留出地盘。在伽达默尔看来，在西方现代思想历程中，能够较好地协调科技与自由、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黑格尔无疑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因为黑格尔虽然高度赞美知性思维（自然科学思维）的清晰明确，但是他从不允许科学思维肆意入侵其他领地。显然，黑格尔给伽达默尔在科学的时代反思科学本身的界限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自从培根创建基于实验观察的科学归纳法，笛卡尔建立基于数学推理的理性演绎法以来，西方现代思想家们就在哲学中竞相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英国经验派哲学家休谟就曾感叹，把实验哲学的方法应用于人类的精神或心灵方面，比应用于自然方面要晚了一百多年，因此他的《人性论》主要工作就是要借助仔细和精确的实验来考察人类的心灵。^③大陆理性派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完全模仿几何学的方式进行写作，莱布尼茨把微积分引入哲学，康德也强调数学方法对于哲学的重要意义。无论是英国经验派还是大陆理性派，所有这些在黑格尔看来都是一种对哲学本质的误解。

“哲学，由于它要成为科学，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它既不能从一门低级的科学，例如数学那里借取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或使用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而这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的规定本身。”^④黑格尔如是说。可见，黑格尔认为，哲学不能从具体的自然科学分支中借用方法，如数学方法、实验方法或分析方法等，因为这些方法并不是哲学的本质方法，盲目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会使哲学失掉自己的本真状态，哲学不再是哲学。黑格尔打了一个经典的比喻：“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方法处理对象就犹如在观看剥葱，人们将葱皮一层接着一层地剥掉。”^⑤单纯用实验分析方法来研究哲学，那么哲学将会被分析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后来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64页。

②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63页。

③ 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4页。Hegel Werke 5, Suhrkamp Verlag, 1986, S. 16.

⑤ Hegel Werke 8, Suhrkamp Verlag, 1986, S. 380.

20 世纪分析哲学的运动历程证明了这一点。

与实验分析方法类似，数学方法同样不适合哲学。自明性或清楚明确性是数学引以为豪的东西，但是黑格尔认为把哲学建立在数学之上同样会窒息哲学的生命力。因为数学把一切事物都抽象化为数量关系，从而根本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或内容；而且数学遵循同一律，它自身不能运动发展，不能向对立面过渡，更谈不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所以数学处理的对象本质上就是一些固定的东西。与数学相反，哲学是有生命的存在，它不能依赖数学的方法。正是由于对实验分析方法和数学演绎方法的批判，黑格尔有效地抑制住了自然科学方法在哲学领域中的扩张步伐。可见，黑格尔从来就没有把现代自然科学视为绝对的统治性力量，自然科学有着自身的边界。

德国古典哲学时代注重构建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是伽达默尔的时代是一个思想碎片化的时代。当伽达默尔在 20 世纪接过海德格尔和狄尔泰的解释学思想传统并创建自己的哲学解释学时，如何协调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科学）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自从黑格尔去世之后，自然科学就以势不可挡的态势侵蚀到哲学之中，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公然要求哲学全盘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它们甚至傲然否定传统人文主义学科的真理性科学性。因此，批判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霸权就成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重要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伽达默尔需要借助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当我们今天在哲学本身内开始把解释学独立出来，真正说来我们乃是重新接受了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曾被上世紀的科学垄断精神所压倒。在我的小书《科学时代的理性》书名中，理性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是知识和真理的整个为科学的方法意识所不能把握的半圆状态。……真正说来理性的德行并非只是要实现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是应当能支配给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应当能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一切的行动。^①

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伽达默尔把解释学与古代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衔接起来。在伽达默尔看来，黑格尔实在运用了太多的亚里士多德思想，把黑格尔称为 19 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也并不为过。当黑格尔强调哲学作为科学要顺应内容本性的要求时，他实际上就是重新表达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说，如果要理解古代希腊的哲学，那么从黑格尔入手会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温和地指出：“我们认为所有一切知识都是美妙而可尊敬的，但其中的这一类，比之另一类，或凭其更精确的标准，或由于其所关涉的题材，为较高贵而更可惊奇，恰就显得较为美妙而更可敬。”^② 亚里士多德对问题的剖析最为温和持重。他主张有的知识是凭借精确性，有的则是凭借题材与内容的高贵可敬而令人称赞的，前者有数学几何学，后者则有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甚至语重心长地说：“应该学会如何论证每一种事物，对知识和知识方式同样探索是荒谬的，而且两者都是不易把握的。不能对一切东西都要求数学的精确性，只能对那些不具质料的东西这样要求。”^③

显然，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理论建构与精神科学的真理都可以从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这里获得有力的合法辩护。哲学、解释学、人文科学有着自身的内容（质料）特性，因此不能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加考察地施加在它们头上，否则就会毁灭哲学（人文科学）本身。数学如果不精确，那就不是数学；人文科学如果精确，那也不是人文科学，这是由它们各自的内容本性决定的。“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④

西方的现代科学诞生于 17 世纪，伽利略和惠更斯通过力学的数学分析，从而使自然服从于数学构造与机械物理的方法。培根和笛卡尔在哲学方法论方面的转向进一步助长了哲学的科学化进程。在反神秘主义、反神话、反宗教世界观的斗争当中，世界被置于经验的日光之下，一切都显得爽朗光明、合理合规，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 3 页。

②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44 页。

③ 《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苗力田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6 页。

④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7 页。

一切都可把握、可计算、可预测。因此，人成为自然万物的宙斯，未来的主人翁，乐观成为现代科学的基本情绪。不仅如此，现代科学还将它的触须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以科学控制的主张来征服社会现实，并对它进行领导。”^①

这样一来，现代科学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异化，科学失却了它的责任感而心甘情愿沦为工具。伽达默尔指出，哲学尽管不在具体操作层面干预自然科学研究，但是哲学要发挥实践哲学的实践理性功能，即它要从目的和价值层面来考虑科学技术与人类福祉和尊严的关系。如果整个理性是一个圆圈，那么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只是半圆，另一半圆是实践哲学的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因此，理性也有它的德性或道德要求，即它应当支配科学和人类的行动，从而对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未来负责任。伽达默尔说：“在古代，启蒙最终导致了对科学的反对；在近代，启蒙则完全依据科学。”^②因此，只注重自然科学的现代启蒙也有它的片面性。

五、历史中的自由与政治哲学

“自由是历史生命的基本脉搏（Grundpuls）。”^③伽达默尔说。

作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者，伽达默尔仍然坚持自由的价值和理想。自由是启蒙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伽达默尔批评西方现代启蒙主义片面追求科学方法论，但他还是一位启蒙主义者，他并不反对启蒙本身。人并不生活在抽象的数理世界之中，他被现实的、感性的、历史的世界所包围，生产水平、风俗伦常、司法审判、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民族国家等这些都是具体的。因此，既要有自由的理念，又要考虑到人是历史性的生命，能够如此综合性地思考问题的，在伽达默尔心目中非黑格尔莫属。他甚至称黑格尔为论述了“具体的普遍”的伟大老师。^④

显然，在黑格尔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的思想遗产中，伽达默尔最重视的是他关于自由的思想。约翰逊指出：“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解读是与他就人的自由进行的对话，它表明自由仍然是一个敞开的对我们言说的问题。”^⑤然而，伽达默尔的这个努力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即人们常常把黑格尔看作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因为他曾被钦定为普鲁士邦国的官方哲学家，复辟王朝的辩护者，他把国家视为地上的神并颂扬君主立宪制，他的思想还曾被纳粹主义加以利用过。

把黑格尔思想视为一种敌视自由和进步的理论，这是对黑格尔的极大误解。伽达默尔特别提及黑格尔的一件轶事来作辩护，即在1823年，正值梅特涅封建反动统治的至黑时期，已经被人称为普鲁士御用哲学家的黑格尔却在一次朋友聚会中问道：“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然后他就为纪念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干了杯。伽达默尔指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它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也代表了自由的一切，它甚至是黑格尔思想的主题。它处于黑格尔客观精神的基础地位。”^⑥其实，早在图宾根神学院求学时期，青年黑格尔就展现出对自由的热爱。他与谢林、荷尔德林一起种植自由树。好友荷尔德林诗云：“没有自由，万物皆亡。”^⑦

既然自由是黑格尔思想的主题，那么黑格尔为何还招致“反自由”的骂名？这是由于黑格尔思想的复杂矛盾性决定的，即他既要保留自由的纯粹理想性，同时又不能舍弃自由的历史现实性。如何把自由的理想与现实稳妥、安全地相结合，这是黑格尔关于自由的辩证法的核心。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20页。

②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夏镇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88页。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8页。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J. C. B. Mohr, 1986, S. 218.

④ 《伽达默尔全集》卷4，德文版，第471页；《科学时代的理性》中文版，第43页。

⑤ 约翰逊：《伽达默尔》，何卫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3—104页。

⑥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26页。

⑦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3页。

关于自由的基本界定,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①在《精神哲学》中则表达为:“精神的实体(Die Substanz des Geistes)是自由,就是说,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自己与自己本身相联系。”^②在《历史哲学》中阐述得更为详细:“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哲学的教训却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从‘自由’而得成立,又说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又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③从这些基本界定中,我们无疑可以肯定,自由乃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主题。

然而,自由不能仅仅停留在主观的、抽象的、理想的概念中,它还要在现实的历史中实现自身,这样它才具有客观性、具体性和现实性。为此,黑格尔曾批评德意志人只知道空虚的思维自由,缺乏行动的勇气:“在德国,同一个自由原则占据了意识的兴趣;但只是在理论方面得到了发挥。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是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④意志或精神有一种自由的任性或任意,但这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它还缺乏对象和内容,因而是一种空洞的自由、主观假想的自由。

光有自由的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现自由的勇气、毅力和力量。黑格尔认为,与德意志保守的庸人形象不同,法国人具有改天换地的决心和激情,他们敏锐的现实感很快会把自由的观念转化为强烈的行动。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黑格尔曾用诗意的比喻来赞美它为“初升的太阳”“闪电般出现的新世界”。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不能容忍现实状况与自身的主观自由有任何的差异,它以为自己观念里的抽象自由就是自由的全部内容,但等到它在现实之中遇到各种抵触时,它就在政治和宗教的生活中激起毁灭一切的血腥狂暴。罗伯斯庇尔这位卢梭自由主义信徒的恐怖统治,着实让黑格尔感到震惊。黑格尔非常深刻地分析道:

自由的这种形式在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tätigen Fanatismus)中,有更具体的表现。例如,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Schreckenszeit)就属于此。……这一时期是以战颤、震惊、势不两立,来对抗每个特殊物。因为狂热所希求的是抽象的东西,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東西,所以一看到差别出现,就感到这些差别违反了自己的无规定性而加以毁灭。因此之故,法国的革命人士把他们自己所建成的制度重新摧毁了,因为每种制度都跟平等这一抽象的自我意识背道而驰。^⑤

可见,无论是德意志人对落后现实的屈服妥协,还是法兰西人对自由理想的大胆行动,在黑格尔看来都是片面的、抽象的,缺乏辩证性。所谓将自由的理想与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就是学会在高举自由的同时容忍现实历史的多样性乃至暂时的滞后。黑格尔与康德主张的渐进式启蒙观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公开批评德意志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弗里斯(Fries),赞同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代议制政府,这些都是让他被自由民主人士攻击的证据。1815年,德意志刚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德意志青年运动包含着复杂的内容:虽然它高喊民主、平等与自由,但是它又与对法兰西的憎恨、德意志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焚烧书籍、鼓吹战争等混合在一起。黑格尔说:“这种排斥犹太人的主张,虽自以为非常正确,但经验已经证明其为极端愚蠢。”^⑥因此,把黑格尔的思想与后来的纳粹主义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

为了强调理性与现实的同一,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⑦但是通常,人们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页。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1986, S. 46.

②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Hegel Werke 10, Suhrkamp Verlag, 1986, S. 26.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17页。Hegel Werke 12, Suhrkamp Verlag, 1986, S. 30.

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7页。Hegel Werke 20, Suhrkamp Verlag, 1986, S. 332.

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5页。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1986, S. 52.

⑥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4页。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1986, S. 421.

⑦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第11页。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1986, S. 24.

却把这两句话看成是黑格尔作为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忠诚奴仆的标志。黑格尔的辩护是：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理念，凡是理念的东西并不是梦幻，而是具有现实性和力量性的东西；自由和理性都是理念，因而自由和理性都具有现实性和力量；现实不是指现存，即当下存在的东西，如罪恶、梦幻、腐败等偶然性的东西；现存事物、社会状况、典章制度等只不过是现实性的浅显表现而已。^①伽达默尔也认为，黑格尔关于现实性与合理性是同一的这个论断，肯定不意味着对安于现状的赞颂。^②

对于压根就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民族来说，黑格尔确实把国家看得非常高。他说：“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地上的精神。”^③可见，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自由理念的现实化，然而反过来，他就把国家神圣化了。黑格尔有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国家是一个伦理风俗的活整体，有整套传统文化和心理的积淀，而不是像霍布斯的主张那样是人们抽象契约的产物。第二，国家是一个理性的东西，它能克服由市民社会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分裂主义。第三，只有在国家中，个人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和实现。因此，把国家视为神圣之物，并不是要把个人自由完全抛开，而是要防止人与人之间狼性的自由竞争最后毁灭人自身。

当然，黑格尔曾提出“理性狡计说”：

特殊的東西同特殊的東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通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到了损失，遭到了祸殃——这可以叫作“理性的狡计”。这种被理性所播弄的东西乃是“现象”，它的一部分是毫无价值的，还有一部分是肯定的、真实的。特殊的事物比起普通的事物来，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各个人是供牺牲的、被抛弃的。“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各个人的热情来受到这种惩罚。^④

这里的关键在于，黑格尔把普遍的理性（自由）与个人的理性（自由）区分开，他一方面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满足自己的冲动、需要、利益、荣誉等的自由热情，但是人与人的自由热情会陷入冲突斗争当中而使得个别人被牺牲掉，另一方面，普遍的自由（理性）却在矛盾斗争中神奇地实现了自身。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自由意识的发展史，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审视自由。与其说黑格尔是从历史的具体经验中，还不如说他是从理性的先天推论中获得上述结论的。他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开始，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接着到古希腊罗马世界，一部分人是自由的；最后到基督教日耳曼的世界，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因此，自由是历史的规范和目标。伽达默尔表态说：“黑格尔的见解是这样，我们的见解也是这样。比一切人的自由的原则更高的原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理解现实的历史：把它看作为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永远更新、永不完结的斗争。”^⑤

结语

黑格尔的思想遗产是耐人寻味的。尽管罗素承认黑格尔的影响一向很大，而且不局限在德国，英国和美国一流的学院哲学家也大都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仍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都是错误的。^⑥查尔斯·泰勒虽然写就了一部黑格尔哲学的鸿篇巨制，但是他的结论却充满讽刺意味：“他（黑格尔）的思想仍然是重要的，而他的结论可以被完全地抛弃掉。”^⑦换言之，泰勒主张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命题已经死亡。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认为黑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有某种渊源关系。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44—45页。

②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第100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8页。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1986, S. 403.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3页。Hegel Werke 12, Suhrkamp Verlag, 1986, S. 49.

⑤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8页。

⑥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75—276页。

⑦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828页。

如果黑格爾的思想真的如此謬誤乃至反動，那么就很難解釋黑格爾思想廣泛而持續的傳播這個基本事實。伽達默爾學派的福爾達（Fulda）甚至強調：“現代哲學中沒有一種流派與黑格爾無關。”^① 儘管 20 世紀的分析哲學以反黑格爾的鬥爭姿態著稱，但是當前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從黑格爾那里探尋分析哲學與實用主義哲學的起源。馬爾庫塞強烈主張黑格爾哲學與納粹主義是對立的，它們在國家觀念上有着本質的區別，納粹主義的理論家在根本上是反對黑格爾的。^②

我們為什麼還要學習黑格爾？用賀麟的弟子楊祖陶先生的話概括就是：“黑格爾的包羅萬象的體系，恢宏深邃的思想，錯綜複雜的網絡，百川歸海的統一，奮進不止的絕對精神，難分難解的自相矛盾，以及艱深晦澀的著作……所有這些都成了永恒的研究主題，吸引着眾多學者為之辛勤耕耘，艱辛探索。”^③ 這是一個十分精到凝練的總括。

在當下中國的主流思想文化建設中，透徹理解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基礎理論任務，而這如果離開深入研究黑格爾哲學就不可能完成。黑格爾的思想絕不僅僅屬於德意志。黑格爾哲學是標準的世界哲學。^④ 1956 年，我國黑格爾研究大家賀麟先生就針對國內的黑格爾研究現狀致歉說：“真令我們感覺慚愧，我們的翻譯介紹工作實在做得太少了！遠落後於新中國廣大有學習熱情的讀者的需要！”^⑤ 由於歷史的原因，50 年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中文譯本才由楊祖陶先生翻譯出版。這些延遲的翻譯與研究工作始終都是要補上的，它必將構成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環節。

當西方反黑格爾主義浪潮高漲之時，伽達默爾提出了正確地理解黑格爾思想遺產的歷史使命，並為此作出了理論與實踐的傑出貢獻。為了避免誤解，他甚至把人們對黑格爾的理解與研究比喻成“拼音式地學習黑格爾”。伽達默爾從 20 世紀現象學、存在哲學、解釋學等視角出發所做的黑格爾研究，可以為我國的黑格爾研究提供某種有意義的借鑒。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黑格爾與現代解釋學關係研究”（15XZX012）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盛丹艷）

The Legacy of Hegel: On the Horizon of Gadamer's Hermeneutics

HUANG Xiaozhou

Abstract: The whole development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shows tha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we don't need Hegel, but how to start a dialogue with Hegel. Gadamer declares he will inherit the legacy of Hegel, and in fact hi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s a new Hegelism. Metaphysics is important legacy of Hegel in Gadamer's view, and it's the holy God in the cultural temple of a nation. Gadamer seriously promise that hermeneutics aims to recover the reputation of dialectics. He praises Hegel's dialectics is forever an exciting source. Hegel present Gadamer abundant thought's resources how to reflect 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a Science age. This is a misunderstanding to consider Hegel's idea as a theory of anti freedom and progress. Gadamer defends that Hegel is the successor of the freedom of french revolution.

Key words: hermeneutics, metaphysics, dialectics, practical philosophy, freedom

① 福爾達：《1962 年在海得爾堡舉行黑格爾紀念會》，丁彥博摘譯，《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64 年第 7 期。

② 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第 342—349 頁。

③ 鄧曉芒：《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楊祖陶先生序言第 4 頁。

④ 珀格勒：《黑格爾的事業和影響》，燕宏遠摘譯，《哲學譯叢》，1981 年第 2 期。

⑤ 賀麟：《黑格爾哲學講演集》，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 年，第 633 頁。